

论人工智能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 “变”与“不变”

崔建西

(西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心, 重庆 400715)

[摘要]在人工智能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基石、实践基要和学科属性并没有变,但其理论论域愈发具有智能化、信息化特征,实践范式更加重视数据利用和精准施教,学科发展注重与智能科学的融合交叉。基于此,依托于人工智能的智能思政得以形成。智能思政以大数据、深度学习、强算力为前提构筑了专属性的研究论域,其在实践中主要以数据思政、精准思政、虚拟思政等为实践样态,并以数据信息与思想意识、人工智能与人的智能、算法风险与数据安全等范畴为学科边界,实现了思想政治教育与人工智能的有机融合。

[关键词]人工智能;思想政治教育;智能思政;守正创新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707(2021)5-0023-05

当前,人工智能已融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并助推着人类社会稳步迈进一个新的时代,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鉴于此,习近平强调:“要深刻认识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的重大意义,加强领导,做好规划,明确任务,夯实基础,促进其同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1]我国颁布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高等学校人工智能创新行动计划》等文件,更是战略谋划了人工智能在多个领域的发展方略。在这种战略性、革命性时代变革的影响下,思想政治教育在与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中有了新的发展形态,即生成以人工智能技术为基础的智能思政。面对这种新形态的思想政治教育,有必要从理论、实践、学科等多个维度出发探索相关基础性问题,助力人工智能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守正创新。

一、人工智能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之“变”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对人们思想、观念和意识

的数据化计算和智能化呈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论域、实践范式和学科界限等发生了明显变化,对这些变化的深入分析是推动人工智能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的应有之义。

(一)理论论域之“变”:理论研究愈发具有数据化、信息化、智慧化特征

人工智能在赋能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往往需要以能够凸显人们思想、观念和意识的思想政治教育大数据为分析基础,而后再借助智能算法和强算力对海量数据背后的思想价值和本真意蕴进行深度挖掘,并将挖掘到的有效信息运用于智能化的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从而打造出具有一定“智慧”水平的智能思政。可见,新形态的智能思政所具有的作用机理与传统意义上的思想政治教育明显不同,将这种显著不同的作用机理投射到理论层面可能会引发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论域之“变”。

具体来看,人工智能时代可能存在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论域之“变”涉及到多个方面。就主客体理论而言,智能化的虚拟分身、智能助手、智能

本文为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宏观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形态研究”(项目编号:2020YBMK015)、西南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博士启动项目“宏观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形态研究”(项目编号:SWU2109528)阶段成果

学伴等有可能是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理论新的研究议题;就结构理论而言,智能思政的要素特性及其内在关联性等理论将是新的研究内容;就价值理论而言,缕析人工智能技术嵌入思想政治教育的战略意义和应用前景理应成为应有之举;就过程理论而言,明确智能化、制定化、全息化的思想政治教育环节和过程可能会成为研究热点;就管理理论而言,新的理论理应重点关注如何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数据化、信息化和科学化管理;就方法理论而言,探索个性化强、精准度高的智能教育方法可能会是新的研究重点;就载体理论而言,可能会专注于思想政治教育数据收集平台和信息传播平台等方面的研究;就环境理论而言,创设虚拟仿真性的思想政治教育情境理应是新的研究议题;就评价理论而言,基于大数据定量和定性分析技术的制定化评价、实时评价、全程评价可能会成为新的研究重心;等等。概言之,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论域的研究范畴可能会朝着智能化、数据化、信息化的方向发展。

(二)实践范式之“变”:实践过程更加注重数据利用、精准施教和虚拟仿真

人工智能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运用,“就是将人的思想意识视为一种算法,通过采集和分析人们通过各种行为产生的数据痕迹,进而对人们的思想动态进行全样本、全过程、跟踪式的‘画像’,也就是以大数据的方式挖掘和把握人的思想动态与变化规律,进而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个性化、精准性和针对性,为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的智能化和智慧化发展提供了可能”^[2]。以此为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范式发生重大转变,具体表现如下:

其一,强调以数据为基础。大数据资源是人工智能发挥作用的“原材料”,将人工智能运用于思想政治教育时也是如此。能够反映人们思想特征和行为习惯的文本、图片、图像、音频、视频等数据资源是借助人工智能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前提。人工智能可以“把数学算法运用到海量的数据上来预测事情发生的可能性”^{[3]16}。其通过对各种数据资源的分析可以较为精准地预测思想政治教育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和关键靶标,从而明确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向和任务,这是人工智能赋能思想政治教育的必要环节。其二,明确的精准性要

求。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加持下,通过对单个个体数据的分析,个体的思想特征、行为习惯、思维方式等将会被洞悉,“标准化、个性化、定制化将会成为未来的学习方向。每个人制定自己的课程、学习计划,评价也是针对个人的”^{[4]0}。基于此,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精准性将大幅度提升。其三,重视高度仿真的虚拟实践。VR(虚拟现实)、AR(增强现实)、MR(混合现实)等智能化技术的发展,使得虚拟仿真技术越来越成熟。这种技术可以赋予一些在现实场域中难以操作的教育范式新的生命力,比如可以通过对历史事件、博物馆、榜样人物的虚拟创设,让受教育者在虚拟仿真场景中接受价值观引导,从而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吸引力和有效性。

(三)学科界限之“变”: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与智能科学深度交叉融合

在人工智能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论域之“变”和实践范式之“变”影响着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界限,一定程度上使得思想政治教育有了新的学科交叉和学科界限。

一方面,出现了新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交叉研究。人工智能在文化传播、价值引领、意识形态引导等领域所带来的智能革命,使得思想政治教育不得不主动契合人工智能的技术特性以完成时代革新。在这一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实现了与人工智能学等智能学科的交叉互动。这种学科交叉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人工智能可以对整个社会和个体所产生的“数据流”进行收集、分析、处理和加工,从而掌握数据背后所折射出的思想特征、行为习惯、观念倾向等,并能够以此为据采用信息追踪定位传播法、信息隐匿传播法、信息预测教育法等智能方法实现对受众的价值观引导,这种作用机理与思想政治教育所倡导的目标性、针对性、预测性教育“不谋而合”。另一方面,可能会形成新的思想政治教育分支学科。毛泽东曾说:“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5]309}随着人工智能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度融合,基于人工智能的思想政治教育所具有的特殊矛盾会逐渐清晰,其显著区别于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学、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等分支学科的特有矛盾。当这种“独特标识”能够被完整表达、系统

阐述时,“智能思想政治教育学”可能会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重要分支,从而延展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边界。

二、人工智能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之“不变”

人工智能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发展不是“重头来”,而是要“接着做”,是要在坚守已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基石、实践基要、学科属性的基础上,实现人工智能思维、技术、方法等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度融合,以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化、智能化发展。

(一)理论基石之“不变”:理论研究的指导思想 and 目标遵循依旧如故

在人工智能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论域的延展,并不意味着根本性的理论基石会变,这些理论基石从学理层面规定着人工智能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遵循,是人工智能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创新的“纲”和“线”。

其一,人工智能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仍须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根本指导。在人工智能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发展依然要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探寻人工智能嵌入思想政治教育的逻辑机理、内在依据、理论价值等。尤其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大数据、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等方面的论述为指南,探索人工智能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的新形态、新范式、新要求。其二,人工智能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仍须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为目标指引。就思想政治教育而言,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任何时候都是其根本目标。人工智能时代所强调的技术赋能、算法推荐、数据分析、智能创新等,也都是紧紧围绕着这一目标理论的创新,不能偏向他处。概言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规约着人工智能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从哪里出发的问题,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引导着人工智能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往哪里去的问题。这两个具有基石意义的基础理论,是对人工智能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起始位”和“终点位”的理论说明和逻辑规约,二者一前一后,相互照应,明确了人工智能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的理论原则。

(二)实践基要之“不变”:实践过程中的基础要素和基本要求仍然需要

从实践维度来看,人工智能给思想政治教育所带来的实践范式之“变”并没有改变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过程中的前提性、恒常性、必备性实践基要。这里所说的实践基要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指实践的基础要素;二是指实践的基本要求。

就实践的基础要素而言,人工智能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仍须具备教育者、教育对象、教育方法、教育内容、教育环境等基本要素,缺少任何一个,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闭环就可能有所缺失。只不过,在人工智能时代,这些基本要素的表现形式更加智能化、多样化、数据信息化。比如教育者可以通过全息投影技术实现分身教学,再比如教育对象可以寻找适合自己的智能学伴,还比如精准化教育方法的流行,等等。

就实践的基本要求而言,人工智能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说到底仍是服务于人的思想引导和行为塑造的实践活动。因此,基于人工智能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其以人为本的根本要求不能变,其理应尊重人的主体性地位,要“牢固树立育人为‘道’、技术为‘器’的发展理念”^[6]。这一点之所以不能变,是因为人工智能时代的智能算法“过度关注信息对于用户的吸引力,遵循‘流量为王’的价值取向,造成网络空间信息杂乱和秩序紊乱,给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不可忽视的风险”^[7]。比如说可能存在的“数据冰冷”“唯技术论”“唯数据论”等。在人工智能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唯有保持“人本至上”的基本要求,才可能规避思想政治教育被智能技术“反噬”的风险。

(三)学科属性之“不变”: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意识形态属性仍旧不变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与人工智能等智能学科的融合交叉,有着明显的“主次之分”。即是说,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在这一交叉研究中居于主体和主轴地位,而智能学科则居于次要和从属的地位。因为,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智能思政,说到底还是智能技术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赋能,人工智能扮演着“服务者”角色,思想政治教育则扮演着“被服务者”的角色,人工智能所具有的数据化、信息化、可视化的研究范式和思维方法要服从和服务于思想政治

教育学科的研究特色和发展需要。据此,基于人工智能的思想政治教育从学科属性来看,并没有发生本质性转变,其理应归属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范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下的重要一域,只不过是有了显著的智能化特征。

这种不变的学科属性,还可以通过其所具有的意识形态属性表现出来。长久以来,学界较为一致地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是坚持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和灌输”^[18]。人工智能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并没有脱离这种本质属性。因为,人工智能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依旧是统治阶级宣传主流意识形态的战略举措,人工智能只是起着“催化剂”的作用,并没有触动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内核。所以说,人工智能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依旧属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人工智能嵌入思想政治教育的相关研究,不能忽视其所固有的学科属性和意识形态属性。

三、在“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中打造新形态的智能思政

在人工智能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中,可以生成一种新形态的思想政治教育,即智能思政。这种新形态的智能思政,有着特定的研究论域、实践样态和学科边界,理应予以明晰和界定。

(一)在筑牢理论基石中明确智能思政的研究论域

从理论维度来看,智能思政的研究论域之“变”仍须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仍须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为目标指引,同时新的研究论域的出现则可以进一步烘托这些“不变”的理论基石所具有的基础性作用和指引性价值。即是说,理论研究中的“不变”是“变”的前提和基础,“变”是“不变”的深化和发展,二者相互作用、相互依存。为此,有必要在筑牢理论基石中明确智能思政的研究论域,研究从“由何——是何——有何——如何”的宏观思路出发,将其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关于智能思政何以生成的研究。智能思政作为一种新生态的思想政治教育,首先要分析其从哪里来的问题。众所周知,“大数据、深度学

习、强算力(云计算)是当今人工智能技术的三大基石”^[19],智能思政的生成也有赖于这三大基石。这就是说,可以深入分析这三者与思想政治教育内在耦合的深层机理,以及智能技术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赋能接点,以此来揭示智能思政的生成逻辑。其二,关于智能思政如何解读的研究。智能思政的内涵、特征、功能、价值是什么?智能思政与同层级概念、上下位概念有什么样的区别和联系?等等。这些问题是解读一个新概念必须观照到的基本点。其三,关于智能思政有何样态的研究。从不同的维度来看,智能思政有什么样的存在样态?这些存在样态之间的内在关联是什么?如何对智能思政进行立体化、全方位的学理画像?等等。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和研究是塑造智能思政基本形象的必要环节。其四,关于智能思政如何实践的研究。智能思政说到底是一种被人工智能赋能的意识形态教育活动,因此其必定会涉及到如何实践推进的问题。比如对智能思政实践样态、实践范式、实践领域、实践环节、实践体系、实践方式、实践原则等方面的研究。这是研究智能思政如何落地、落细、落实的关键一环,不可缺失。

(二)在遵循实践基要中探索智能思政的实践样态

从实践维度来看,智能思政的实践之“变”仍须教育者、教育对象、教育方法、教育内容、教育环境等基本要素的参与,仍须遵循“人本至上”的基本要求,这些不变的实践基要是智能思政出现新变化的前提和根本,同时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之“不变”在智能化、虚拟化、信息化实践范式的反作用下则会出现新的实践样态。基于“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可将智能思政打造为以下三种样态:

其一,打造数据思政。这是指智能思政在实践中要形成一种数据思维、数据方法、数据范式,要用数据说话,且能够将各种数据资源整合成智能化的思想政治教育数据库,从而服务于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数据”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各基本要素的重要依托。比如,教育者可以通过数据分析来统筹教育全局,教育内容会以数据信息的形式呈现在各种智能平台或终端上,数据库教育法将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方法,等等。其二,进行精准思政。人工智能的定制化属性,强化了智能思政

的精准定位、精准投放、精准教化、精准反馈环节。所谓精准定位,主要是指通过对受教育者数据信息的分析和处理,可以精准厘定受教育者的思想现状、行为习惯、兴趣爱好等教育前提;所谓精准投放,主要是指根据受教育者的网络行为习惯和兴趣爱好,可以将思想政治教育信息以各种方式精准投放到受教育者关注的智能化平台和终端;所谓精准教化,主要是指在精准投放之后,受教育者在接触教育信息中会自觉地受到相关价值观的精准引导;所谓精准反馈,主要是指可以根据受教育者的实际受教情况为其量身打造考核内容和形式。其三,创设虚拟思政。在人工智能时代,依托虚拟仿真技术可以建构出虚拟实践场景来推进思想政治教育。比如,在进行党的革命历史教育时,通过使用VR眼镜,可以让受教育者置身于某一具体的历史现实中,甚至可以让受教育者与历史人物对话,使其在参与虚拟仿真实践的过程中促使自身知、情、信、意、行的转化,从而树立正确的革命历史观。

(三)在坚守学科属性中缕析智能思政的学科边界

从学科维度来看,人工智能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之“变”以坚守马克思主义学科的意识形态属性为根本前提,同时这种“不变”的意识形态属性随着学科边界的扩展会被极大程度地强化,从而使得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更好地融入网络空间。这种辩证统一性,要求我们理应在坚守学科属性中缕析智能思政的学科边界。为此,研究认为新的学科边界可从以下四对范畴中一探究竟。

其一,数据信息与思想意识。智能思政形成的基础和前提是与思想意识相关的大数据资源及其背后所蕴含的有效价值,当这些大数据资源被有效分析和利用之后,就可以助力人类社会思想意识活动的开展。正是数据信息和思想意识的这种内在逻辑搭建了人工智能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契合点,它们成为新的核心范畴,也就显得理所当然。其二,人工智能与人的智能。在人工智能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创新发展必定需要人工智能的赋能。然而,在这一过程中不能否定人的智能的地位和价值,人工智能也是人的智能的产物,而且人的智能对受教育者人性的尊重、情绪的解读、心态

的把握等是人工智能所不具备的。换言之,智能思政的开展既需要人工智能也需要人的智能。其三,云端虚拟与立足现实。智能思政以虚拟的网络空间为依托,因此其很多环节需要在虚拟的云端进行。不过,这些虚拟实践过程的开展却有着坚实的现实基础。不关注实际、不贴近实际、不解决实际问题的虚拟教育,就难以激发受教育者的兴趣,就解决不了现实问题,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其四,算法风险与数据安全。智能算法是智能思政得以形成的核心技术,基于这一技术的算法预测、算法追踪、算法推送等保障着智能思政的有序实施。但是,这种智能算法的潜在风险也是智能思政的一个重要议题,比如说算法滥用中的隐私侵犯,国与国之间通过智能算法对数据主权的争夺,等等。可见,智能算法所带来的正反两个方面的影响,都是智能思政学的重要范畴,理应给予足够的重视和关注。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强领导做好规划明确任务夯实基础推动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健康发展[N].人民日报,2018-11-01.
- [2] 林峰.人工智能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定位与发展[J].思想理论教育,2020,(1).
- [3] [英]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肯尼思·库克耶.大数据时代:生活、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M].盛杨燕,周涛,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
- [4] 朱永新,袁振国,马国川.人工智能与未来教育[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18.
- [5] 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6] 武东生,郝博炜.思想政治教育有效利用人工智能的分析[J].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19,(3).
- [7] 崔聪.人工智能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算法风险及其应对[J].思想理论教育,2020,(5).
- [8] 郑永廷.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第2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
- [9] 王作冰.人工智能时代的教育革命[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

[责任编辑 许慎]